

6.04

170

魯山文史資料

第 六 輯

90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鲁山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鲁山文史资料

第 六 辑

9475/31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鲁山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一九九〇年十月

封面题字 杜庆彬

封面设计 王应贤

鲁山文史资料

第 六 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鲁山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

鲁山县印刷厂印刷

印数：1—1500册

主 审	杨锦领		
主 稿	杜庆彬	潘万发	陈继祥
	王忠民	马金襄	雷国璋
	胡敬斋		
主 编	王廷栋		
编 辑	蔡 泳		
特邀编辑	程秀琨	司殿选	陈继祥
	王忠民		
校 对	蔡 泳	陈继祥	郭清辰

目 录

至今还没弄清性质的一桩血案

.....范乃文供稿 张仲礼整理 (1)

中条山抗日挺进纵队成立始末.....卢志夫 (9)

我对瓦屋事件的回忆.....周东皋 (16)

我所了解的部子举片断

.....朱治兴 赵西林供稿 程秀琨 程岷源整理 (21)

√ 汤恩伯与上汤.....李逢昌 (28)

追忆樊钟秀.....朱治兴口述 程源岷整理 (32)

从步履蹒跚到行走沉健.....程秀琨 (35)

冯玉祥将军给部下黄宝钧的赠言.....赵义修 (37)

解放初期鲁山赵村一带土匪的缘起与覆灭

.....李逢昌 (39)

陈进保叛变投匪伏法记.....陈继祥 (58)

郑志兴活捉吕麻子.....陈继祥 (69)

黄沙洞擒拿匪首.....王民权 (73)

土匪打开韩信街之谜.....王永年 (76)

柳林村遭土匪洗劫前后.....王永年 (79)

张绍贤轶事.....张自修 (82)

杨欣荣乐善好施.....杨顺时 (85)

李中甫赈灾楼张村.....赵义修 (88)

私立“照远”小学.....张自修 (90)

鲁山四大名医简介.....	吴曾三 (92)
鲁山名医马波岑.....	霍年康 (94)
仅有一年历史的鲁西中学.....	黄廷相 (96)
捻军在鲁山.....	王忠民 (97)
王天冲.....	洛民中 (104)
三青团在鲁山的建立与发展.....	司殿选 (109)
三青团张官营区队建队始末.....	司殿选 (112)
略述鲁山县辛集乡清朝的进士和举人.....	焦 桐 (116)
鲁山文庙兴建时间考.....	宋熙然 (121)
颜真卿撰并书元结墓碑铭时间考.....	宋熙然 (124)
张官营付家七世同居简介.....	付丰丽 (128)
四棵树街保长张义五之死.....	孙 玲 (133)
孟广福是怎样被讹诈致死的.....	张原从 (136)
中央陆军十三军八名士兵在鸡冢被杀前后	朱章尧 (138)
坠落在沙河的一架国民党飞机.....	陈宝华 (141)
一九五三年霜灾纪实.....	陈继祥 (142)
打蝗蝻.....	岳天健 (145)
记一件煮吃幼童的惨事.....	霍年康 (147)
对黄世英懿行碑碑文的几处订正.....	张仲礼 (149)
对《鲁山文史资料》二、五辑中的几处订正 与补充.....	张仲礼 (152)

对河南中学“4·28”惨案后一段情况的补正

..... 陈宝华 (154)

对张仲礼同志《订正》一文的订正..... 程岷源 (156)

对六年来文史资料工作的简单回顾

.....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158)

——附件一：1989年度先进文史资料工作者名单..... (160)

——附件二：1985至1990年征集文史资料篇目一览表 (160)

《鲁山文史资料》第五辑勘误表..... (175)

补 白

1、周恩来的仪表格言..... (8)

2、生活中的十最..... (20)

3、《水浒传》的书名..... (27)

4、农历月份别称..... (34)

5、何谓“五花八门”..... (38)

6、无知是人生的黑夜..... (57)

7、中医“悬壶”的来历..... (72)

8、古代精神疗法..... (89)

9、十二时辰何指..... (91)

10、鹅——寓言故事..... (93)

11、志·动·效..... (108)

12、不气歌..... (115)

13、中国共有多少皇帝..... (123)

14、成语与医药..... (132)

15、朱元璋颁布的敬老法..... (148)

16、信的别名·····	(151)
17、中华第一部·····	(153)
18、“一刹那”是多长时间·····	(155)
19、孔府“富”字为何缺一点·····	(157)

至今还没弄清性质的一桩血案

范乃文供稿 张仲礼整理

一、一份申诉书

中共鲁山县委组织部：

我是一名小学教师，现年六十四岁，本县背孜街人。1980年从东山小学退休。我所申诉的是1944年邓瑞峰等六人在瓦屋雷岭坡下被杀害的那桩血案。

临汝县腾店街有个周耀庚，是我的老朋友。1944年3月间，他来到我家，向我透露他是正忙着组织抗日武装的。不久，他又引着两个人到我家来。据他介绍，一个是邓瑞峰，一个是马庆森。这两个人是组织武装的领导人。我对他们热情招待。

从此，临汝一带来的人，大都在我家落脚。我记得，到过我家的人，除了邓瑞峰、马庆森和周耀庚，还有同中连、同振声、蒋竹恩、刘守礼、康同善、周仁义和李素云。

几个月后，他们运来了军用地图、电台和步枪。

有一次，邓瑞峰告诉我，他们在河北时，部队的番号是“中条山游击区挺进纵队”，现在是“晋察冀边区中条山游击区挺进纵队”。他又对我说：“困难当头，应尽到我们爱国青年的责任……要联络志同道合的乡亲朋友，联络得越多

越好。”嗣后，我就联络了背孜的匡克强、黄崇道、鄧文生，瓦屋的汪高峰、马绎松，张店的李惠宣……

又有一次，马庆森告诉我，邓瑞峰就是纵队司令。外人若问我们这个组织，就说是“中条山第一纵队”，属三十九集团军高树勋部。

九月初，国民党河南省第五行政区专员公署督察专员吴协唐到背孜街来，在街上绅士范兆让家吃过午饭，派范兆让请马庆森等人和他见面。当时我恰巧在大门口，范向我说明了来意。我说：“他们出去了，不知往哪里去了。”后来马庆森知道了，对我说：“你做得很对！”

不久，国民党第一战区第三补训处处长谭子步知道了我家住的这帮人很气魄，很有来头，便派临汝南夹河舍人李琪到我家来拉拢他们。李琪见到马庆森说明了谭的意图后，马庆森马上给拒绝了。

我的侄儿韩学杰，当时跟着许昌专署稽查大队长张汉民当卫兵。九月下旬有一天，他专门回家向我透风，说我家里住的是八路军，可得注意。我当即把这话透给了邓瑞峰，邓说：“从今天起，每晚分散居住，马上研究转移问题。”同时，马上让我把两部电台和十几支步枪掩藏起来。他马上又通知有关人员在我家里开紧急会议，务于九月二十九日天黑前赶到。

九月二十九日晚，等到半夜，刘守礼和周耀庚还没赶到。邓对已到的人说：“大家休息吧，明天开会！”

谁料，竟在当晚凌晨三点钟左右，张汉民的稽查大队和李文汉的后备队包围了我家。邓瑞峰等人全部被捕了。当即押送到瓦屋。我由于乡邻具保，当时没被押走。中午，刘守

礼才赶到。我把情况告诉了他，他竟要到瓦屋去营救。我劝阻无效，只好备了马，送他前去。后来听说，他到瓦屋就被捕了。

事发的第二天，我仍被押送到瓦屋。这天是农历十月初一日。我被拘押的第二天，县长李超凡审问我：

“你家住那几个人是哪一部分的？”

“三十九集团军高树勋的部下，中条山第一纵队。”

“干什么的？”

“抗日的。”

“哪几个是抗日的？”

“周耀庚、周洪昌、郝天林、同振声、同中连、马东方、邓瑞峰、马太然、郑仁义、李素云等人都是抗日的，还有很多不知姓名的。”

“究竟是干什么的？”

“抗日的？”

我被打得死去活来，皮开肉烂……

农历十月初三（公历十一月十八日）夜，我听到揪心的审讯声。一个多小时后，又是一阵杂乱的脚步声。不多时，又是一阵枪声。料想，邓瑞峰等人定是被杀害了。

我在瓦屋被关押了一个多月。家里人央亲托友，不知花了多少家产，又缴了一部电台才被释放出来。

1954年，省委组织部李铁山同志到雷音寺小学找到了我，说：“组织上以为没有你这个人了，谁知你现在还活着。上级派我来问候你，你现在还有什么要求？”

我一直认为邓瑞峰他们是抗日的八路军，上级又来慰问我几句，这件事在我脑海里已成过去。谁料这桩血案竟是一

枉无头冤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上下，拨乱反正，澄清是非，云开日出。在这时刻，请您派人把它弄个究竟。

背孜乡退休教师 韩廷义

1985年4月3日

二、血案发生以后

在瓦屋街南门外，雷岭坡下枪声响过，雷岭村上的人们把六具尸体掩埋在离刑场不远的公墓里。

血案发生以后，四方震惊，瓦屋街周围一片恐怖。

根据当局有关人员透露的“真勇敢”、“真会说”、“很象八路”、“真有胆”……这种表现来估计，血案很象是八路军暴露目标酿成的。

解放后，一直到1961年，瓦屋小学每逢清明节，全体师生就要来到雷岭坡下公墓，给邓司令和他的战友们添坟。根据韩廷义提供的材料和社会上的传闻，当地老师们编写成教材，讲给学生们听。学生们当场表示：要踏着烈士们的血迹前进！

1959年冬天，根据上级指示，核实当地发生的有头绪的或无头绪的所有案件，邓司令等人被杀列为首案，瓦屋区公所抽调小学教师王朝义等人进行调查。1972年冬，瓦屋公社双清办公室又抽调小学教师张中岳、供销社干部金天育等人进行调查，但都没有满意的结果。

1962年以后，瓦屋小学的师生再没去扫过墓。后来，修筑瓦屋至刘相公庄公路，路线绕邓司令墓冢经过，邓的战友

们的墓冢都已不知去向。如今，邓司令还享受着雷岭村群众的香火。村民雷大山说：“邓司令是八路军。”这话也不知据何说出。

1947年冬，人民政府一建立，便展开了“点火抄家”运动。韩廷义家是地主，他携眷逃往许昌。因为电台和枪支的事，背致农民协会又把他从许昌抓回来，对其进行讯问和追查，使他感到受了不少委屈，最后不了了之被放出来。1968年文革期间，造反派说他是“黑红绞子”，又把他斗来斗去。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举国上下展开了拨乱反正，清理冤假错案的工作。这时韩廷义认为，真是到了该拨云见日的时候了。他跑到滕店找周洪昌，又到竹园沟口找李文汉，给戴季英、范龙章写信，向各级领导送申诉……除了下世的，凡是有关人员，他该拜访的都拜访了，能通信的通信了。因只顾奔走这件事，教学工作扔掉了，妻子儿女们的生活也不管了。亲人们怨声盈耳，乡亲们避贤盈门。但发生在雷岭坡下的血案，还是没弄清真象。

韩廷义的头发白了，一只眼睛失明了，也心灰意冷了。

三、引起人们的疑问

邓司令等六人被杀，这桩血案在鲁山西北山区，当时可以说是妇孺皆知的事。解放后，镇压反革命时，枪杀邓司令的当事人都偿还了罪债。为什么血案的性质至今还悬而不决，众说纷纭呢？只有再从其它地方找“蛛丝马迹”了。

李文汉说：“有一天，张汉民跟着吴协唐到背孜街去视察，在楼子河沟口相遇后，我被张汉民攀拉着也去到背孜

街。在范兆让家吃过午饭后，吴开始午休。张与我是晚辈，又是下级，只好另找地方去消磨时光。张的妹妹是韩廷义的大嫂。张对我说：‘走，上我妹妹家坐去！’我们俩到了韩家客屋里。当时韩廷义正与邓瑞峰、马庆森闲谈。客屋里邂逅相遇。韩立即介绍说：‘这是伏牛山游击支队司令邓瑞峰……’。

“经过介绍，双方虽然热情寒暄，其实都十分愕然。坐了一会，邓和马竟默然离去。张和我又坐了一会儿，带着意外的发现，回到了范家。

“吴问范兆让。范说：‘只知道他家客人不断。韩廷义，孩子家，招招呼呼的。不知道招呼的是啥人。’

“吴协唐派人找来背孜街的保长和中奇，问他，他答的与范答的一模一样。吴最后交待说：‘不要惊动他们，早晚他们向你耍什么，你不要供应，如发现什么，立即向我或李超凡报告。’

“过了一个多月，邓司令向和中奇要粮食，说登封那里的人马不几天就要来集合。和中奇心中有底，便说：‘只要上级有令，我就照办。你可去瓦屋，让乡公所给你批个条子，拿回来我就照办。’

“一方要叫直接供给，一方要叫上级批条子。双方纠缠了一会儿，便各自走了。于是和保长立即向驻土门的县政府通了电话。县长李超凡到瓦屋找当时在瓦屋的临汝县县长毛汝采请教。毛说：‘国军的游击队番号多用第几支队，共军的游击队番号多用什么地方支队。从他们的番号上看，很象是共军。’李超凡听了，以为毛的话很对。如果等邓把人集合好了，就不好办了。不如来个先下手为强！

“十一月十五日（农历九月二十九日）黎明，我受派带着张汉民的卫士和何其中那一个中队（保安团）的人，去把他们抓了回来。当时抓回来八个人，后来又自己来一个叫刘守礼的，前后共九个人。事发后，范兆让保走匡克强，又保走了滕麻子。宝丰县三间房人寇绍周又保走了周洪昌。最后只剩下六个人了。

“这六个人，审，也没审出什么。最后，让李超凡定夺，李说：‘按八路军把他们抓起来了，就按八路去处理！’”

“十一月十八日（农历十月初三）后半夜，李超凡作出决定后，就把他们六个人押到雷岭坡下边乱葬坟里枪杀了。”

除了韩的申诉和李文汉提供的材料有许多地方不吻合外，还有许多漏洞和前言不照后语的地方，使得血案的性质至今未能弄清，最主要的疑问只是两个：

1、高树勋的部队在伏牛山下驻守，邓的番号应是伏牛山支队。李文汉提供的与之相符，韩为什么申诉上写成中条山纵队呢？高树勋是高级将领，他的下属被李超凡杀害，不要说是李超凡，就是吴协唐，高树勋还是敢过问的。为什么没有一点儿反响呢？或许“反响”了，我们这些局外人不知道。既然“反响”了，局内人应该知道，但局内人韩廷义与李文汉也不知道。或者说高树勋不是蒋的嫡系，虽是集团军，其下属只不过一个“新八军”。新八军下属只不过马法五的一个师，又是“单传三代”。莫非为了改变这个局面，背地里做小动作，被“地头蛇”咬了一口，也只好吃一顿哑巴亏。

2、一个八路军的纵队司令，不是普通人员。就以李文

汉说的，是支队司令，当时的皮定钧才是个支队司令。一个支队司令（或者是纵队司令）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他的领导、他的战友，在事发后，或者到解放后，竟然不来找他的下落、处理后事和惩治凶手，实在令人费解。

抗日的前沿山区，是“八仙过海”的地方。既非共、非蒋，当然不是汪了，因为汪是在铁路沿线城市活动的。莫非一帮血气青年，在国难当头之际，出于爱国义愤，先树一帜，组织力量，后找靠山，参加抗日？或者是一伙闯业者，乱世为王，先打着抗日旗号，然后看清形势再作归附？

还有，就是李铁山同志，现在人在何处？即使他已不在人世间，省委组织部里怎么会没有一点这桩血案的蛛丝马迹？

韩廷义，跟着这桩血案饱尝了苦头。这桩血案的真面目，解放前没把它弄清楚，解放后，历次运动也没把它弄清楚。如今，时间将过半个世纪，当事人多已不在人间，就连韩本人来说，那时还在年青时候，现也已年将古稀，对事情本身还一问三不知。因此，要弄清楚它，该去问谁？

周恩来的仪表格言

周恩来在天津南开学校读书时，在一面大立镜的上方悬挂着一幅格言，上写“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纽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像勿傲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

——《党的生活》1988年第4期

中条山抗日挺进纵队成立始末

卢志夫

一九四四年农历九月三十日深夜（公历十月十五日），马庆森、邓士强、刘守礼、康同善、蒋竹恩、付天顺六位青年因组织“中条山抗日挺进纵队”被鲁山县县长李超凡以“异党谋反，扰乱后方治安”为由，枪杀于鲁山县瓦屋街。事隔四十余年，他们的名字早被人们遗忘。为了褒奖他们的爱国热情，我多次走访该组织中免于罹难的幸存者，及其六人的亲属，终成此篇，以示对死者的怀念！

逃亡途中

“七·七”芦沟桥事变，祖国的半壁河山被日寇残踏。正值国家危难之秋的一九四三年，刘守礼、马庆森先后从陕西和云南回到临汝。刘、马原为临汝省立十中时的同学，因参加一九三六年抗议全国体就任省立十中校长的学潮，被开除学籍。刘守礼离十中后，转百泉师范，毕业后到陕西中部县（现为黄龙县）省立郿州师范任体育教师。马庆森离十中后，先在开封水专读桥梁建筑专业，毕业后又就读于重庆中央大学。中大毕业后，在昆明开办建筑工程事务所，并任“协成”木场经理。在南方成家立业，据说还生有一子。

刘守礼，字子箴，自幼酷爱体育，在陕西曾任一九六师